

高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以“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理论为视角

张利国¹ 闫沙庆²

(大连民族大学 1. 经济管理学院; 2. 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 辽宁 大连 116600)

摘要:当前,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主要形成以课堂为主渠道的认知性教育模式、以文化为载体的渗透式模式、以社会实践为载体的体验式模式和以情感为纽带的感化式模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既是新时期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一种重要的实践模式。这种模式强调要构建以嵌入式管理为主的“共居”格局,建立完善“共学”的平台和机制,丰富“共事”的内涵和载体,积极创造“共乐”的实现条件,推进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民族团结教育;共居;共学;共事;共乐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17)01-0036-04

一、正确理解“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理论内涵

在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扩大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来自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等5个自治区的13名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再一次强调要努力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由此,积极推进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已成为新时期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径。

何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在实践中,由于人们对具体工作对象、工作场景、实施主体、实施场域等认识的差异,导致对其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如有的把共居简单理解为“混居”,有的把共乐简单理解为参加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笔者认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理论在高校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实践性。所谓“共居”核心是“民族互嵌”,它强调的是不同民族除了在空间居住上形成交互相错的同一区域的生活共同体,更强调在这样的格局下形成空间相互嵌入、情感相互包容、各成员自由交流、和谐交融的局面^[3]。“共居”不同于“混居”,“混居”单纯强调成员间在空间上的交错分布和混合居住,缺乏如何构建成员间平等交互、相互

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的精神纽带和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所谓“共学”,强调的是各族学生相互学习和欣赏彼此优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达到加深理解、取长补短、相互欣赏、和谐共进的目的^[3]。对于高校,凡是在校内外能够提供给各族学生之间相互工作、学习、生活的机会都可称为共事。共事构成各族学生间交往交流的互动关系,也是最终实现彼此交融共进的重要途径;所谓“共乐”,其强调的是使各民族群众均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均有成功的体验,均有享受美好生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会。笔者认为,“共乐”在高校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各民族学生共同参与的文化艺术活动,这些活动使不同群体内心产生一定的愉悦感、亲近感并在精神上获得满意和幸福;二是要充分正视某些少数民族学生在语言文化、教育基础等方面的差异性,在尊重自愿的基础上,在教育管理服务方面给予适度的倾斜性政策扶持。要积极关注、努力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保证不让一名少数民族大学生掉队,使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

“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是包含物质、精神、文化诸要素,以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共同发展为基础的理性认识和具体实践过程,其不仅强调不同群体间在空间居住、学习生活、文化娱乐等方面交流交往的事实状态和互动关系,更强调通过这种良好的互动所产生的群体间在思想意识、内心情感、价值认同方面的和谐统一^[4]。

二、高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考察分析

(一) 以课堂为主渠道的认知性教育模式

收稿日期:2016-12-02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攻关研究项目“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变化特点和规律研究”(编号:2016gbzb-2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院校大学生国家认同研究”(编号:201502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利国,大连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教育管理研究;闫沙庆,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问题研究。

按照发生认知论的观点,学生只有学会认知,才能学会理解,才有可能转化为行为自觉和文化自觉。从人的认识规律来看,知、情、意、行等因素是一个辩证发展、逐步演进的过程。认知是基础,没有正确认知做基础的情感,往往是朴素、感性的;没有认知做基础的意志,也是暂时和不坚定的;没有认知做基础的行为往往又是盲目和不能持久的^[5]。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都离不开以课堂为主渠道的认知性教育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通过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民族政策理论课以及其他形式的课程,并以教师课堂讲授的方式,向大学生传递民族团结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民族观和宗教观。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课堂教学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和国家政策较为全面系统、科学准确地传递给广大学生,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认知等方面的问题,为其形成理性的价值判断、正确的立场观点和行为规范奠定认识基础。不足之处在于传统以课堂为主渠道的认知性教育模式主要采取班级授课制和灌输式教育,教师对学生大多采用相对单向度、封闭式和片面化的讲授方式,忽视学生知识接受的开放性、多样性需求,忽视学生的主体性需要,往往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授课内容上,由于民族团结教育的目标设定和内容设计偏重政治性和“口号式”宣讲,意识形态意味浓厚,对学生往往缺乏应有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效果难以保证。

(二) 以文化为载体的渗透式模式

文化在教育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功能,它既是一种教育载体和手段,也是教育追求的一种结果和状态。诚如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言“如何使教育的文化功能和对灵魂的铸造功能融合起来,成为人们对人的教育的反思的本源所在。”^[6]我国学者也指出“文化是一个族群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群体认同的重要基础。因此,聚焦于文化间互动现象的涵化,是深化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的重要视角。”^[7]

这种模式主要借助校园文化这一载体来实现。大学校园既是各民族学子汇聚之地,也是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场所。以少数民族歌舞文化、服饰文化、长廊文化、民族风俗风情展示活动以及图书馆、教室及其他公共区域呈现的少数民族图案、纹饰、标识等文化符号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校园民族文化。它不仅展示出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民族特性、民俗文化,丰富大学校园文化的内涵,各族师生也在一次次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完成对自身心理和行为的形塑。这种模式改变民族团结教育惯常的意识形态灌输和说教模式,由单调而乏味的政治口号转向丰富而内敛的“文化隐喻”,使各族学生能够充分理解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对加强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团结发挥积极的引导和凝聚作用。

在一些高校,民族团结教育始终处于相对“边缘地带”,甚至一些高校领导错误地认为,民族团结教育应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类院校,民族团结教育的教学目标、教

育对象也应重点围绕少数民族学生开展。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各民族师生共荣共生共享的校园文化也难以真正培育和形成。

(三) 以社会实践为载体的体验式模式

以社会实践为载体的体验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包含大学生社会实践并不应仅限于大学生,它还包括以教师为主体的针对民族地区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通过组织师生深入民族地区开展社会服务或社会实践活动,使广大师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产生更为直接的接触与交流,对于他们深入了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增加民族情感,深化自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意识和信念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实践模式容易受到时间、地域、实践经费、指导教师专业化水平等因素影响,在教育实践的覆盖面、影响力和可持续性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障碍。

(四) 以情感为纽带的感化式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8]“从本质上讲,民族团结教育是一种以情感为基础和核心的教育。”^[9]少数民族大学生大都来自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较为落后的边远地区,经济困难学生比例高,学习基础较差,加上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极易在生活习惯、学业发展、人际交往、文化适应等方面产生不适应,甚至诱发各类心理问题。民族团结教育不应简单看作单纯的知识教育和政策灌输,而应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情绪活动过程,必须重视受教育者的情感因素,做到以情动人、以情感人^[10]。很多高校把解决大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切实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工作、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在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效果。这种模式坚持以人为本,倡导平等、关爱、奉献等非智力因素,其在民族团结教育中起到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是民族团结意识转化为民族团结行为的催化剂。

三、“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是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重要创新

(一) 契合人的心理活动机制

心理学理论表明,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由认知、情感和意志过程构成的,其中认知过程是基础,情感过程是中介,意志过程是关键^[11]。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观点,作为社会关系个体,人与人之间不仅具有彼此交往交流的内在动机,还有获得爱、尊重等精神需要。“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突出一个“共”字。“共”不仅有表示相同、一起、共同去做等含义,还有尊重、恭敬等人文意蕴。各民族通过在工作、学习、生活等领域平等、频繁而有效的交往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消除狭隘的民族意识,淡化在价值和认同方面的敏感性。

(二) 塑造共同的价值与认同

民族团结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其社会价值在于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增强各族学生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淡化、消除狭隘的民族意识,防止极端民族主义,增强“五个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其个体价值在于通过教育实践活动,满足各族学生成长、成才、成人需要,培育“具有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具备完善人格和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人才。“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充分认识到人作为社会人,高度依赖共同体、社会组织所提供的互动、交流、关心和帮助,从而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社会性需要。它将民族团结教育主动融入参与主体的具体生活场景,以满足和实现各族学生成长、成才、成人的实际需要为纽带,积极构建居住、学习、工作和生活“共同体”,以实现道德情感、价值认同等方面的交往互动,和谐共生,有利于实现民族团结教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有机统一。

(三) 积极追求教育的实效性

1. “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贯彻教育人文化理念。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状况以及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存在诸多差异。“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教育实践,充分尊重各民族学生在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文化教育、心理品质等方面的差异,强调通过主体间的平等交往、相互信任、相互欣赏,以实现各民族学生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和谐共生。它符合主体接受规律,彰显出教育的人文化内涵。

2. “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倡导教育手段的生活化。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将教育的触角直接置于学生生活、学习、工作等日常生活世界,通过嵌入式居住、互动性交流、互助式学习等方式,以潜移默化、绵绵用力的方式,使各族学生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自然过程中逐步建立较为稳固的情感纽带,达成认同共识。

3. “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运用实体化的教育载体。教育不能在真空中进行,有效的教育必然脱离不了一定的现实条件和生活土壤。“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教育实践结合学生不同学科专业特点,主动搭建学习互助、素质拓展、科研创新、社会实践以及文化交流等实体化平台。

四、积极推进“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教育实践

(一) 构建以嵌入式管理为主的“共居”格局

高校建立嵌入式的管理结构是促进群体间交往交流交融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要按照统筹规划、循序渐进的原则推动建立各族学生相互嵌入式的寝居结构和园区环境。一是统筹考虑学生民族成分、生源地、学习状况等因素进行混合

编班、混合寝居。这将有利于突破少数民族学生相对封闭、相对保守的观念,引导各族学生建立相互依存、良性互动的民族关系,树立正确的民族自我意识、民族他者意识与民族关系意识。二是要改变当前混合寝居主要集中在同年级、同专业进行,“共居”覆盖面相对较窄的状况,以试点推进的方式,打破学院、年级、专业界限,探索建立不同学院、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各族学生同寝居住的新模式。此外,要不断丰富“共居”的内容,提高“共居”层次。要以学生生活园区为单位,开展民族团结进园区活动,选派一批学生党员、优秀学生干部、高年级优秀学生代表与少数民族学生混合居住,开展结对子活动,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相互嵌入。在“共居”中,要牢牢把握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引导各族学生互动交流,共建共享美好园区。

(二) 建立完善“共学”的平台和机制

1. 积极搭建“共学”平台。加强学生学习互助平台、科研创新平台、文化交流平台、通识教育课程平台建设,为各族学生创造良好的共学环境。以教师工作室和从事的研究项目为着力点,加强政策引导,完善相关奖励机制,鼓励教师吸纳更多少数民族学生参与自己的科研团队和工作室项目,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科研创新和实践动手能力。

2. 倡导“互学”机制。改变“共学”中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帮扶性”功能大于“互助性”功能的现象,主动发现、深入挖掘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舞蹈、艺术、体育、文化方面的资源和优势,选树少数民族学生先进典型,形成汉族学生向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少数民族学生向汉族学生学习的互帮互助氛围。完善“一帮一”“多帮多”学习互助小组机制,建立学习帮扶、人际交往、文化交流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学习互助小组,延伸共学内容。

3. 建立“导学”机制。围绕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成才需求,探索建立分类别、分层次、分阶段的导学计划,明确目标任务,严把过程管理,切实抓出成效;重点推进以班级导师为主的全员育人机制,明确班级导师工作职责和基本要求,充分发挥班级导师在学生学业成才指导、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独特功能。

(三) 丰富“共事”的内涵和载体

一是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少数民族学生担任学生干部、参与团学活动,注意吸纳少数民族优秀大学生入党。通过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岗前培训、技能培训等工作,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加其在学生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二是要加强有助于少数民族学生广泛参与的学生科研创新平台、文化交流平台建设,增加少数民族大学生勤工助学岗位倾斜设置,为他们提供更多参与科研创新、文化交流和社会实践的机会;三是要在大学治理中引入少数民族大学生参与机制。特别是在关乎学生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要制度出台或调整时,注重吸纳更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参与其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四是要努力拓展共事服务面向,定期组织

人员深入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学生家庭进行家访、调研,把每一份温暖及时送到少数民族家长手中,通过家访、调研等活动,积极搭建常态化的社区、学校、家庭等三位一体育人机制,让每一名少数民族大学生时刻感受到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共同助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四) 努力创造“共乐”的实现条件

1. 开展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活动。鼓励高校以推进民族团结教育为主题,开展民族风俗风情一条街、民族歌舞联欢会、民族知识大赛、“寻找少数民族多彩文化”社会实践、少数民族文化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网文大赛、网络微访谈、网络微电影、网络微信平台等现代传播手段,及时推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宣传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要充分发掘和宣传少数民族优秀学子事迹典型,让各族大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都有自我成功的体验。

2. 创造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成长成才的条件。针对部分来自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学生基础差、语言沟通不畅的现实,制定实施分层教学、分类指导、分段考评的教学模式,将因材施教落到实处。要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增加文化敏感性,引导他们进行积极的心理调适。要加强情感渗透和人文关怀,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解决学习、心理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在关怀中成长,在成长中体会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增强自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信念和动力。

参考文献:

- [1]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29.
- [2]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N].新华每日电讯,2019-10-01.
- [3]马炜泽.对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科学内涵和内容的探析[J].实事求是,2016(4):86.
- [4]张利国,陈明华.全力推进民族院校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N].中国民族报,2015-11-05.
- [5]赵铸,江远.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与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93.
- [6][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
- [7]常永才,John W. Berry.从文化认同与涵化视角看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的深化——基于文化互动心理研究的初步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2010(6):18.
- [8]人民网.习近平谈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团结,最管用是争取人心[EB/OL].http://gx.people.com.cn/cpc/n/2015/0612/c179665-25212843.html.
- [9]严庆.赋予民族团结教育润物细无声的品性[N].中国民族报,2010-05-05.
- [10]蒋寒.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要素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1):91.
- [11]刘俐,项丽君.从品德心理结构看大学生道德教育[J].高教论坛,2008(4):22.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o - living ,Co - learning ,Co - working and Co - joy”

ZHANG Li - guo¹ , YAN Sha - qi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 Dalian 116600 ,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 the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formed the cognitive education mode with classroom as the main channel , the infiltration mode with the culture as carrier , experience mode with social practice as carrier and probation mode with emotion as carrier. The terms “co - living , co - learning , co - working , and co - joy” are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strengthen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and facilitate the contact ,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all nationalities.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practicing patterns which promote the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by emphasizing the “co - living” pattern with embedded management ,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of “co - learning” platform and mechanism ,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and carriers of “co - working” , and actively create a “co - joy” to achieve conditions.

Key words: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co - living; co - learning; co - working; co - joy

[责任编辑:杜小平]